



谷文達



徐冰

【香港五月藝術月】專題文章

徐冰及谷文達這兩位同齡的中國當代藝術家，均愛用文字來創作，反省、顛覆當中的含意，演變出不同的作品。而二人剛好在香港巴塞爾藝術展期間，分別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及漢雅軒設展覽。本來想約他們在香港期間，來個對談，可惜時間安排上不行，唯有隔空以文字為他們做個對話。他們同是生於 50 年代中國，都經歷當代中國歷史那些反思、改革的運動，後來在西方學習定居。他們用藝術反思傳統、文化、歷史，探索當中的演化、變形的可能性。

「驚天地、泣鬼神，這個典故是關於甚麼呢？就是說人類知道有文字之後，連鬼也嚇得整天在哭，就是泣鬼神。鬼哭的原因是因為擔心人類有了文字之後，會把它做的壞事記錄在案。而驚天地就是說，老天爺擔心人類有了文字之後，就會不務正業，整天舞文弄墨。」徐冰說。回看歷史，會發現很多統治者也會用改造文字作為一個手段，以控制文化、思想，鞏固政權。

文字在不同時代被改革、被創新，甚麼是真的文字、而甚麼又是假的呢？谷文達《遺失的王朝》系列，是藝術家在八十年代前衛的水墨創作，這系列是偽簽字為主體，並穿插一部份新簽字而成，是對中國文字的反思。「對現代觀眾來說，簽字真的假的都沒有區別。我在西方國家做講座時，說這個時大家都會笑，因為中國文字在西方人看來看不懂。我說：沒關係，你看不懂，中國人也看不懂。它是一個全球性的符號，在古代它是文字，現在我把它重新創造一次 (re-invented)」谷文達在談話時是普通話及英語夾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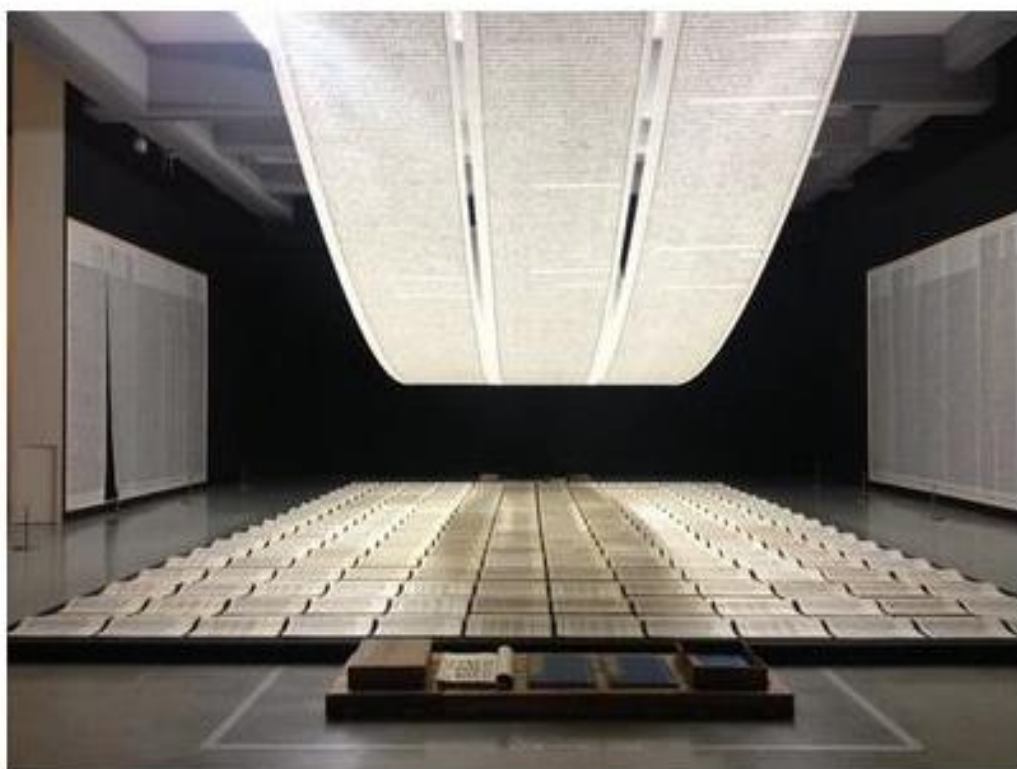


谷文達《遺失的王朝》

在漢雅軒的谷文達展覽簡介上是這樣寫的：「文字描述世界，也掩蓋世界；表達觀念，也扼殺觀念；傳播信息，也顛倒信息；文字是人類獲得自由的標誌之一，又是人類自我異化的象征。」谷文達在文革時期曾做紅衛兵，對文字的創造及顛覆的力量非常了解。

「在《遺失的皇朝》內，我有一個批判：就是這個過去優秀的文化傳統，在年輕一代慢慢消失。未來一天，總有一天，年青人可能會回顧一下。文化就是這樣，當你朝前方走的時候，你也同時往後看。它一定是兩個方向，因為它不可能是一個方向。兩個方向，同時兼顧才可以。過去跟現在關係。你這個東西是一個載體，你這個東西，你的生活、你的創作、包括你從那裡來，兩個之間的平衡就是你自己。」

回到甚麼是真，甚麼是假的問題上。《天書》是徐冰從 1981 到 1991 年的大型裝置，今次在港沒有展出，之前在台北的「徐冰回顧展」中，我是第一次親眼看到這作品，很大的震撼。徐冰用了幾年時間，造了四千個假字，更把它們編成書，認真地以製書技巧去造，但內容卻是假字。雖說是假，但看來很像真的漢字，卻又不是真的漢字。「1986 年的某一天，我在想一件別的事情時，卻想到要做這樣一本誰都讀不懂的書，這個想法讓我激動……」「這本書不具備作為書的本質，所有的內容都是被抽空的，但它非常像書。」



徐冰《天書》

徐冰的母親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，常把兒子帶在身邊，小徐冰被關在書庫裡，整天跟文字設計書籍、排版書籍為伍，就是這樣對文字產生興趣。「從 87 到 91 年，我做了甚麼？只能說是：一個人用了四年的時間，做了一年甚麼都沒有說的事情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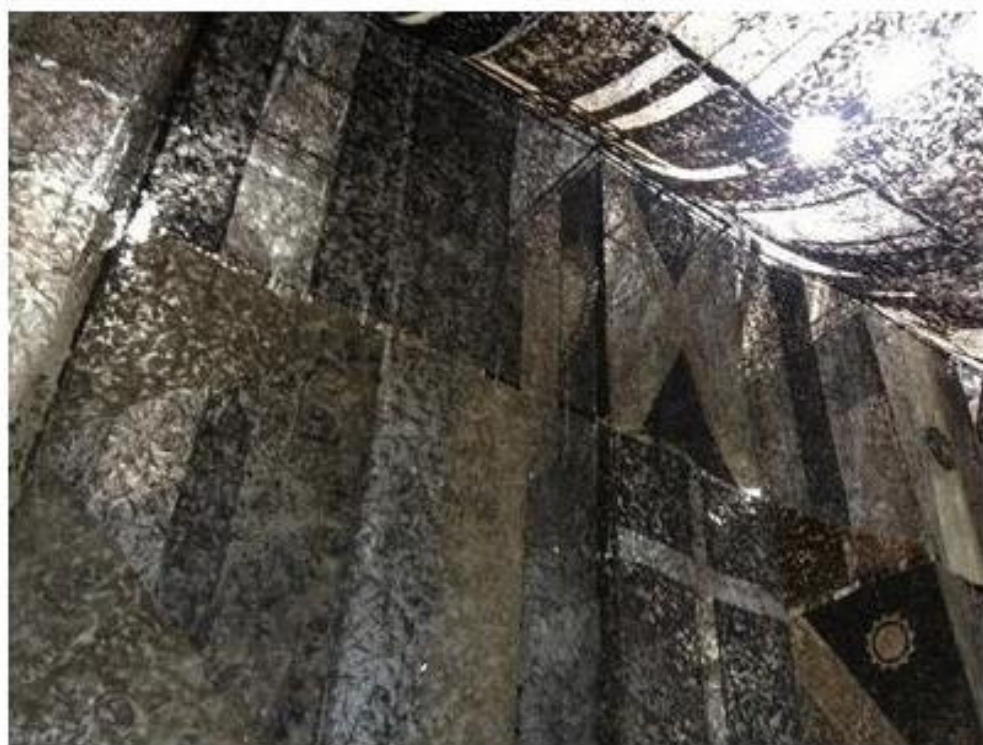
徐冰用了四年創造了驚天地，泣鬼神的《天書》，當中的四千多字，沒有人看的懂。同樣是大型的裝置，谷文達的《聯合國》從二十年前開始，不斷在演化，而用的是頭髮，真頭髮。其中《聯合國：人間》更在今年的香港巴塞爾藝術展中展出。「文字是人的文化的記憶，頭髮是人身體的記憶，頭髮內充滿人的基因，頭髮是一種物質，是生物的本質，有記憶在內面。」谷文達的髮型像清朝時剃髮留辮那種，他說自己的髮型不是故意要重新創造，只是自行剃頭時處理不到後面，索性把後面頭髮綁成辮子。

頭髮在不同的文化裡面，有不同的解釋。傳統的道家醫學認為頭髮有治病、施法的功能。舊約聖經內關於力士“沈信”的神力，他被剃頭後神力便消失了。頭髮跟文字同樣可被用作為箱製思想、行為的手段，清朝強行要男子剃髮留辮，現代的例子就是大部份學校也規定，女學生頭髮過了一定的長度，要紮成辮子。《聯合國》二十年來在不同的國家展出，每去到一個地方便收集當地人的頭髮，做出一個紀念碑式的裝置。1999 年，在美國三藩市展出的《聯合國：千禧的巴比倫塔》，是用頭髮編成不同文字的髮簾，不同文字的出現，就是上天對人類自大的懲罰，讓他們被文字阻隔，不能溝通。

1997 年時，谷文達也曾在香港展出《聯合國》，名為《香港紀念碑-歷史的衝突》。當時正值回歸，谷文達用頭髮編出英文句子，諷刺、反思這段殖民地的歷史：

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BRITISH MERCHANT WHO SAID IMGINE IF
EVERY CHINESE WEARS ONE MORE INCH OF CLOTHING
從前有個英國商人說：「試想每個中國人都多買一吋布料做衣服」

用頭髮做成大型作品，把無數沒有臉目的群眾，轉化成紀念碑，彷彿把群眾的力量透過頭髮再集合起來。谷文達回憶《聯合國》在波蘭展出時，場地附近有一個大型的猶太人墳場，有一天一位老婦來看作品，然後傷心地那裡哭起來。他才意識到頭髮對猶太人來說是充滿傷痛的，因為在納粹的集中營內，猶太人被迫把身上所有毛髮剃光，是他們民族不能磨滅的一後歷史。《聯合國》就像二十年來，在不同地方，跟不同的人談文化歷史。而這場頭髮的文化歷史對話，讓人感覺不安。「如果任何一個東西你看起來很舒服，它沒有任何的感染力。我不是要故意讓觀眾不安，這些作品都是自己非常喜歡，都是真實的，那感覺是真實的，才能打動觀眾。」



谷文達《聯合國》

同樣是以轉化讓人們不安作為創作概念，徐冰手法卻溫柔很多。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的個人展覽中，《蠶書》是新作，以蠶作為創作，緣起於徐冰兒時養蠶的記憶。「讓蠶在一本比較大的書上吐絲。蠶給人不舒服之感，又給人很乾淨之展。蠶的動作很慢，感覺很傷感深遠。《蠶書》是名符其實的在展覽期間，有活生生的蠶蟲在書本上吐絲，在整個展期中這作品不斷在變化，第一天跟最後一天會完全不一樣。同場還有數株桑樹，內裡養著約 300 餘蠶蟲的活裝置《開幕式》，它到展覽完時，便成為《閉幕式》桑葉全給蠶蟲吃掉。跟谷文達相似，徐冰都在不斷探討事物本質細節的轉化。「細節是重要，因為藝術是靠一些材料、一些細節、一些變化，去把視覺效果傳達給觀眾。」



徐冰《蠶書》

總覺得二人的作品很有佛學的味道，從傳統的、陳舊的變成新。又新的作品如何成為舊，再變成未來的創作。本質不斷在轉變，沒有固定，內容卻可能震撼人心。但這一刻過去，下一刻又變回平靜，到最後，好像甚麼也沒有發生過。

《徐冰：變形記》

日期：5月8日至8月31日

地點：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藝術館
香港金鐘正義道九號

《谷文達：漢雅軒個展》

日期：5月12日至6月7日

地點：香港中環畢打街12號畢打行401室